

等待四十年的老伴

· 郁 思 ·

美玉和阿興是青梅竹馬兩小無猜的戀人。那時他們兩家是台中清泉崗眷村對門的鄰居。美玉那年六歲，阿興六歲半。兩個人上同一所小學。

因為對門居，兩家人來往頻繁些。美玉跟阿興就跟著母親常到對方的家裡串門子。美玉圓圓臉鑲嵌著小眉小眼小嘴，因著一個挺直秀麗的鼻樑，整個臉面鮮活起來了。阿興的名字是李興國，大家覺得叫阿興省事些，漸漸的除了學校老師，都叫他阿興了。

美玉的媽媽跟阿興的媽媽聊得投機，東家西家南北家，眷村家家戶戶大小事，聊起來真能昏天暗地兩家連晚飯都併在一家吃；忘了時間沒回家燒飯了。

兩個孩子背著書包手牽手去上學。二年級開始就有同學叫，男生牽女生，男生牽女生，羞，羞，羞！他們就不再牽手。

三年級兩個人分開上學的時間，像兩個不認識的人。只有回到家，偶爾會被邀請到彼此的家裡夏天喝綠豆湯，冬天吃紅豆桂圓蓮子湯。

春去夏來秋走冬到，他們小學畢業上了同一所初中。兩個人各自有了新交的朋友，有了生活的新天地。兩家人的媽媽還是串門子聊家常。偶爾感嘆，孩子大了，總在家待不住了。話語裡那份失落感像秋天飄零的落葉，帶著歲月無情的嘆息。

美玉跟阿興好起來是他們到台北上高中之後的事。

那時台中的眷村拆遷，兩家男主人工作的單位調到台北。台北眷村蓋成五層樓的大廈體面又寬敞。阿興家抽籤到五樓，美玉家二樓。美玉的媽媽說，五樓多好，從玻璃窗就能看到台北高樓大廈的頂尖，炎炎夏日開窗就有涼風習習。

阿興的媽媽說，喜歡沒事就上來坐坐嘛！

後來三樓的楊太太，四樓的吳太太都常來坐。坐久了就四個人湊成了一個麻將桌。吳太太起先說不會打，楊太太耳提面命，哎呀！十六張推倒胡，白痴都學得會。

阿興跟美玉放學了就窩在他的房間，說是做功課。聽客廳的麻將聲，看手機，玩遊戲。偶爾也教美玉一些理化的習題。

阿興出落得高挑挺拔，眉眼清秀，不少女生跟他擠眉弄眼的。阿興死心眼只看美玉一個人。有一天阿興看著美玉臉頰的兩邊兩個淺淺的酒渦，笑起來像裝滿蜜漿般整張臉甜得膩人。小眉小眼小嘴，都抹上甜美的蜂蜜般，越看越甜美。阿興想哪天能嚐一口該多好！

阿興的媽媽說，你們美玉是那種越看越耐看的小美人。

阿興交了一個班上的死黨丘明煌，阿興叫他丘子。丘子聰明伶俐功課一流，腦子裡常常有突發的點子像清脆的雨滴，把生活妝點

化出驚艷的情趣。他籃球也拍得一流，是學校的校隊。可惜個子矮了點，卻是穿場搶球的能手。

丘子有時放學後也到五樓阿興的家坐坐。他大方的說，我丘子不怕當電燈泡。美玉接一句，誰怕誰啊！丘子就說，阿興就怕呀！

三個人高中畢業都沒考上理想的大學。美玉去學裁縫開了家改衣服兼作簡單衣襪的手工活，等著阿興服役回來。阿興丘子同時服役同時退役。丘子要回南部老家找頭路，行前來跟阿興美玉辭行。

那晚三個人都喝多了酒。丘子嚷嚷，美玉跟阿興的酒樓，不醉不散啊！

丘子醉眼朦朧的接著說，阿興啦！把美玉借給我兩天，陪我回南部一趟，兩天就還你，好不好？阿興嘟嘟囔囔，有什麼不好，好啊！好啊！

住過台中沒有到過南部的美玉，心裡嚮往著看看南部不同的風景面貌。

第三天丘子和美玉回到阿興的面前。

丘子，不是說好只借兩天的，怎麼到今天才送回來？

美玉閃閃的臉色閃著些不同的光澤。丘子轉動眼光看著牆上美玉放大的半身照。

我們，還是美玉說了話，我們剛才去法院公證結婚了。

我們來跟你說再見。丘子這才說了話。美玉跟我要搬去南部找頭路。

阿興消沈了一陣子，因為條件出眾很快有了遞補的女孩子。倒是找工作沒有找女朋友順利。其實是女朋友找他。女朋友叫葉月娥，她爸爸開了一家計程車行，阿興就經過月娥介紹當了計程車司機。那年頭沒有地鐵，公車每天擠得疊黃魚似的，計程車的行業生意火紅，收入頗高。

半年後他們就結了婚。婚禮辦得風光，在翠月樓席開二十桌。月娥繡工精美的紅綠黃藍旗袍換了好幾件。

真是金童玉女的璧人一對啊！席間人人誇讚。

論月娥的長相一眼看著比美玉漂亮多了。是古書上形容的柳眉杏眼櫻桃嘴。人又長得高挑身材該凸該凹的一點不含糊。

阿興看著眼前的美嬌娘，心裡浮現起美玉那張沾滿蜜糖的臉面；他竟然沒有嚐過一口。

阿興的媽媽有意無意的在牌桌上說，月娥有幫夫運，我們阿興現在錢滾滾，看我這款名牌皮包就是他昨天孝敬我的。現在正在要貸款買個五層樓的透天厝呢！

美玉的媽媽臉面有些掛不住。吳太太打著圓場，是呀！阿興命好。哎呀！胡了，胡了。清一色，我今天手氣好。

一天，美玉的媽媽在牌桌上一手搓著麻將

牌，一手高高舉起。美玉給我的生日禮物，一克拉的鑽戒。她雙手擦牌接著說，美玉在台南有名的度小月路邊攤學了幾個月手藝，自己開了家“度美玉餐廳”，是餐廳啊！不是路邊攤。生意好得不得了。哎！碰五條過了。一年美玉的爸媽就搬去台南幫女兒帶外孫女。

月娥也生了個男孩子，阿興的媽媽也忙著帶孫孫。五樓熱鬧嘩啦啦的牌局聲畫上了句點。

時光如流水，是安靜的流水，沒聽到潺潺水聲，幾十年日子如白駒飛過。

阿興和美玉的父母先後過世。兩對年輕夫妻在歲月的淬鍊裡，成長得茁壯成熟而淡然。美玉夢裡偶爾會見到阿興年輕俏拔的樣子。醒來就會納悶，阿興怎麼就不會變老呢？他倒是娶了個什麼樣的老婆，把他養得長生不老啊！

阿興不做夢，但是常常出神的想起美玉。台北又是高速又是地鐵的，都像長了翅膀飛速前進。只有計程車像古老的老牛拉車，緩緩前行成為街道上的一幅風景。阿興就這樣三天打魚兩天晒網的，沒有顧客時就遊車河的開著車晃盪著。把街上的每個年輕女孩子跟美玉比較一番，當然個個敗下陣來。

這個臉蛋太尖長，那個身材太高，這個滿臉苦相。那個勉強過得去，卻找不到美玉臉面半絲的甜美。想到美玉的甜美，阿興就心痛得淚水都要流出來。四十多年了，阿興忘了歲月的風霜早該洗去那份甜那份美。他只看到月娥造福的身段，腫脹的眼泡，黯淡的膚色。

阿興和月娥住進透天厝的二樓，把三樓留給將來成家的兒子。其他層樓出租。租金湊合著生活沒有問題，但是還有幾年銀行的貸款要還，再說還算年輕不做點工作也難打發日子的。

那時計程車行業開始衰落，阿興的收入不穩定。月娥就頂了一家咖啡點，賣些小點心，三明治簡餐，各式咖啡等。因為是老店生意還能有點盈餘。月娥要阿興來店裡幫忙打雜，阿興推說開慣了車子店裡坐不住，讓讀師範的兒子週末去幫幫忙。有時兒子帶上女朋友，女朋友又帶上她的朋友們，店裡看著人氣旺盛，生意興隆。晚上月娥結帳沒有什麼餘錢，反而是耗去了許多存貨。後來月娥就約法三章，只能兒子和女朋友來。

幾年後月娥檢查出得了乳腺癌，都第三期了。把咖啡店減價賣出去。

手術，化療，放療，月娥受了不少疼痛。月娥走後，阿興常常自責，不談愛情吧，我到底喜歡過月娥嗎？我實在對不住她的。

他無端的想起丘子。該死的丘子，你當年怎麼會對我做那樣的事情？我們是拜把的兄

· Lu ·

穹之下，孤零零地寂寞相望，守護著一個傳說。

位於科羅拉多州南部的這一片山谷，是遠近聞名的消暑度假勝地，但那些隱匿在路邊的礦井廢墟，又隨時提醒著人們，當年的喧囂。

營地以東六十英里處，我們在荒涼的紅石山嶺中，看到了許多廢棄的金礦、銀礦、鐵軌。彼時，在這個海拔3200米的大山深處，礦工們聚集在一起，逐漸形成了一個喧鬧的小鎮——Bachelor City（單身漢小鎮）。

這些無所顧忌又滿身力氣的單身漢們，沒有家庭羈絆，工餘時常流連于酒吧、賭場。打架鬥毆，幾乎等同於他們排遣無聊的日常休閒方式，一言不合，更是拔槍相見。

如今，小鎮早已蕩然無存。站在空曠的山中，耳邊似乎傳來了當時礦工們醉酒後挑釁的叫罵，甚至清脆的槍聲。定定神，卻只有隱約的風聲。也好奇，不知道這裡有沒有留下華工的足跡。

不遠的另一個礦山小鎮Silverton（銀鎮），幸得保存下來，而且，至今仍有蒸汽火車正常運營。慢得跟蝸牛一樣的列車，卻是許多遊客的心頭好，每一趟都幾乎座無虛席。

我們也順道造訪了被譽為“美國瑞士”的Ouray（烏瑞）。

從銀鎮通向烏瑞的550號公路蜿蜒曲折，一邊峭壁，一邊懸崖，不時給我帶來驚喜（xia）。短短的40公里，足足耗去了50分鐘！

十九世紀，沒有公路之前，沿途的礦井只能依靠人力，或借助牲畜腳力，將發掘的礦藏運出山谷，然而，路途險峻，天氣難料，效率極低，且事故頻生。

直至1883年，一位叫Otto Mears（奧托·米爾斯）的先生在烏瑞和鐵鎮（Ironton）之間修建了一條收費公路，後又將其延伸至銀鎮——這樣一來，就打通了“紅山關”（Red

二〇二四年
北德州文友社專欄

北德州文友社
社長王曉丹
Email : ntcls888@gmail.com
網站 : www.ntcls.net
Facebook :
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NTCLSPage (直播)
https://tinyurl.com/FBntcls (社群)

弟，只差沒有舉行儀式罷了。

他對美玉沒有一句的責怪。

月娥走了的第二年，丘子得了胰臟癌。拖了三個月就走了。美玉哭得昏天暗地，原本蜜糖不再的臉面，佈滿苦澀的紋路。

台南街道邊的鳳凰木，滿樹蓋頂的紅花映照著火毒的日頭，美玉感慨這麼熱鬧的天地，她的心卻這樣的寒冷冰涼。

陪著丘子走過病痛的道路，美玉看清楚人生苦短，她把餐廳讓給女兒女婿接手。生意好壞她再也不放在心上。有了錢又怎麼樣呢？丘子跟她打拼一輩子，到頭來留給她的就是小小供奉在靈骨塔裡的一個小甕罐。而她夢裡從來沒有他，除了阿興，她夢裡沒有其他的男人。

五年後的一天，台北的冬雨冷冷清清的落個沒完沒了。美玉按了阿興二樓透天厝的門鈴。

阿興看看眼前的女子。妳找誰？

阿興，我是美玉。

阿興扶正老花眼鏡端詳著，找尋那粘滿蜜糖的圓臉。眼前看到的是一個黑瘦的老太太，臉上幾根橫七豎八的紋路。阿興的眼光停留在那挺直秀麗的鼻樑，聲音顫抖了起來。美玉，美玉。

美玉說要找你不是什麼太難的事。你開門我第一眼看到，還以為按錯了門鈴；你不是我夢裡的樣子，差好多呢！

我沒夢到過妳，是在人堆裡找跟妳長得一樣的人，一個也沒找到。妳的樣子也差很多呀！

阿興的兒子媳婦師範畢業，分發到頭城教小學。

我都做祖父了。孫子今年上高中，現在的年輕人啊！年紀輕輕都有了女朋友，帶回來給我看過幾次。兒子媳婦寒暑假回這邊住。月娥，我過世的太太，命苦啊！嫁給我……

阿興話夾子一打開像忘了關閉的水龍頭，嘩嘩的流過不停。到底老了，阿興以前哪裡這麼嘮叨。

幾十年歲月的磨損，變了調的音色在美玉耳邊訴說著歲月的滄桑。

一個月後美玉搬進阿興的房間。無需辦什麼手續儀式，是生活的老伴嘛！彼此等了四十多年的老伴。



Mountain Pass，當時礦藏最豐富之處），併進一步開通了鐵路。

這就是現今550號公路的雛形。上世紀二十年代，人們對其進行改造。因太多急彎，成本不菲，這段路也被稱為“百萬美元之路”（Million Dollar Highway），想想看，那可是上世紀初的百萬美元啊！

從烏瑞回營地途中，一條彷彿九天直下的瀑布，吸引了我們的目光。水簾高懸，白練垂空，水擊山石，清亮如歌，影繞山間，飄渺如紗。飛流不知疲倦地撞上細碎的浪花，每一朵，都在珍珠般光澤的縫隙中，歡快地雀躍著，吟唱著。擁抱大地之時，似有若無之間，騰起了一道彩虹。

不想外出，就靜靜地待在營地裡，日子依然有滋有味。

清晨，靜謐空靈的山水被鳥鳴啾啾喚醒，鄰居們互相道著早安，炊煙裊裊升起。咖啡的濃香中，培根、吐司、鬆餅、香腸、煎蛋……好像約好了一樣，各家都在房車前，演奏著鍋碗瓢盆交響曲，整個營地，瞬間變成了廚藝大賽現場。

如果覺得房車隔壁的小池塘無法展示自己高超的垂釣技巧，附近的水庫保護區肯定會讓你過足癮。

運氣好釣到了大魚，晚餐自然就有著落了，還會惹得鄰居們羨慕不已。拾掇拾掇，在門前架起鍋來炸魚，大快朵頤，更彷彿能聽到周圍一片吞口水的聲音。

夜晚，各家都燃起篝火來，一人一瓶啤酒，圍爐夜話，哪怕不久又會天各一方，此刻，分享著這樣美好的晚上，彼此也如家人般親近。倦了，乏了，就在浩瀚璀璨的星空下，聽著夏蟲的呢喃，沉沉睡去。

山谷中的每一天，都和煦晴朗，單純美滿。棲身在森林的懷抱中，舒暢的夏風吹拂著面頰，你會不由自主地沉醉于這曲夏日的詠歎調裡。

夏日詠歎調

· Lu ·

進入五月，初夏時節，德克薩斯州似火的驕陽，已經魅力無窮了。

盼望著，盼望著，終於，學校放假了，我們一家馬不停蹄地開始了北上避暑之旅，目的地——科羅拉多州。

從我們居住的德克薩斯州西南部，借道新墨西哥州，到中部的科羅拉多州，氣溫越來越低，蒼翠越來越多。全程約1400公里。頭一天早晨七點出發，下午約莫四點到了得州與新墨西哥州的交界處，安歇一晚，第二天早晨八點繼續趕路，越過中部/山區時間錢，白晝了一個小時，下午兩點到達目的地。

飛馳一路，既有雄渾呼嘯的大風之地，也有浩瀚無垠的荒涼沙漠；既有巍峨壯闊的皚皚雪峰，也有一望無邊的蒼莽草原。

所經之處，無論印象派還是野獸派，無論豪邁還是清新，總能讓人驚嘆大自然的神奇、悠遠。

往往，正當你沉醉在那些美麗的山水之間，貪婪地調動著五官，盡情地享受著大自然的饌贈時，騎士般傲然屹立的山壁就猝不及防地闖入你的眼帘。要不，咫尺之遙的密林裡，隱約閃現著各種各樣小動物活潑的身影，還沒來得及看清呢，已倏然消失在你的視線中。而那一片片似乎無邊無際的牧場中，零星散落著凋敝落寞的小屋，讓你很難不去想像，那裡面，究竟發生過什麼樣的故事。

我們在科羅拉多的棲息地，是一個山谷裡的房車營地。營地位於格蘭德河國家森林公園內，清澈湍急的河流，每天都為安寧靜謐的營地伴奏著高亢的奏鳴曲。

經歷了春季的潤澤，森林此刻格外蔥鬱。伸展開來的綠葉繁枝，在風中低唱，掀起層層的波浪。山巒在陽光底下，披上了輕透的金縷。峽谷也在不同的辰光之中，時而顯現著水墨畫般的深遠，時而又滲透出油畫般的厚實。

每天早晨，天剛濛濛亮，山谷中便充盈著

婉轉的鳥鳴。清冽的晨風，連綿的群山，無盡的翠綠，讓你忍不住深呼吸，恨不得多儲存一些負氧離子在身體裡。太陽照在格蘭德河上，波光粼粼，時有翻捲的白色浪花，和鑲嵌在山谷裡的房車、小木屋，相映成趣，讓人恍惚間以為自己來到了世外桃源。

時光在這裡，似乎靜止了，至少也比山外的世界慢了許多。靈動可愛的花獼鼠自顧自在茵茵綠草中覓食，成群結隊的野鴨悠閒地踱步，它們對於營地裡一年一度的“熱鬧”，早就司空見慣，一副“在我們的地盤上，就得遵守我們的規矩”的模樣。岸邊釣魚的人兒，守著釣竿，一坐一整天，哪怕只釣上來幾條小不點還要放它們回去，也不會抱怨，最重要的是，又度過了無所事事的一天——這不正是山中該過的日子麼？

從營地出發，沿著格蘭德河，一路向西，穿行在雪白、金黃、墨綠……之中，挺拔的樹木、繁密的野花、秀美的牧草，在車窗外一一掠過。

爬上狼溪關（Wolf Creek Pass），就到了洛基山脈的大陸分水嶺。即使是夏季，這裡仍然積雪難融。

洛基山脈，從阿拉斯加一直延伸至南美洲的麥哲倫海峽，在美國大陸區域，穿越了六個州。如果你分立於分水嶺標誌（地上那條端直的銅線）兩側，就象徵著你跨越了西半球的“脊樑”。

這裡也是格蘭德河的發源地。那般湍急的河流，開初也只是潺潺而已。帶著雪山的靈氣，一路奔騰而下，各路支流彙集，越來越寬廣，只是，到了墨墨邊境那一段，不免有些嘈雜擁擠。

回程路上，蜿蜒的山路，引著我們翻過另一座山，一路盤旋至山頂小鎮（Summitville）。十九世紀的淘金時代，這裡曾經熱鬧過好些年，如今，繁華落盡，只剩下當年礦工們的房屋，在陰鬱低沉的蒼